

殷健灵作品

甜心小米①

小米的四个家

XIAO MI DE SI GE JIA

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■ 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甜心小米 / 殷健灵著.

—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0.12

ISBN 978-7-221-09279-3

I . ①甜… II . ①殷… III 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52012 号

甜心小米①

小米的四个家

作者 / 殷健灵

插图 / 董肖娴

策划 / 远流经典

执行策划 / 颜小鹏

责任编辑 / 颜小鹏 张丽娜

美术编辑 / 曾念 王晓

出版发行 /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地址 /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电话 / 010-85805785(编辑部)

印刷 /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/ 010-85381643-800

版次 / 2011年7月第一版 印次 / 2012年4月第二次印刷

成品尺寸 / 150mm×210mm 印张 / 26 定价 / 54.00元(全三册)

蒲公英童书馆 / www.poogoyo.com
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/ 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 /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殷健灵作品

甜心小米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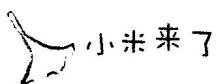
小米的四个家

XIAO MI DE SI GE JIA





4 飞来飞去的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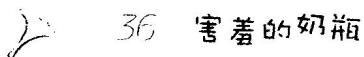


12 从乡下捡来的妈妈

16 第一次旅行

23 水上漂的房子

28 把小米抱走



42 老房子的四个季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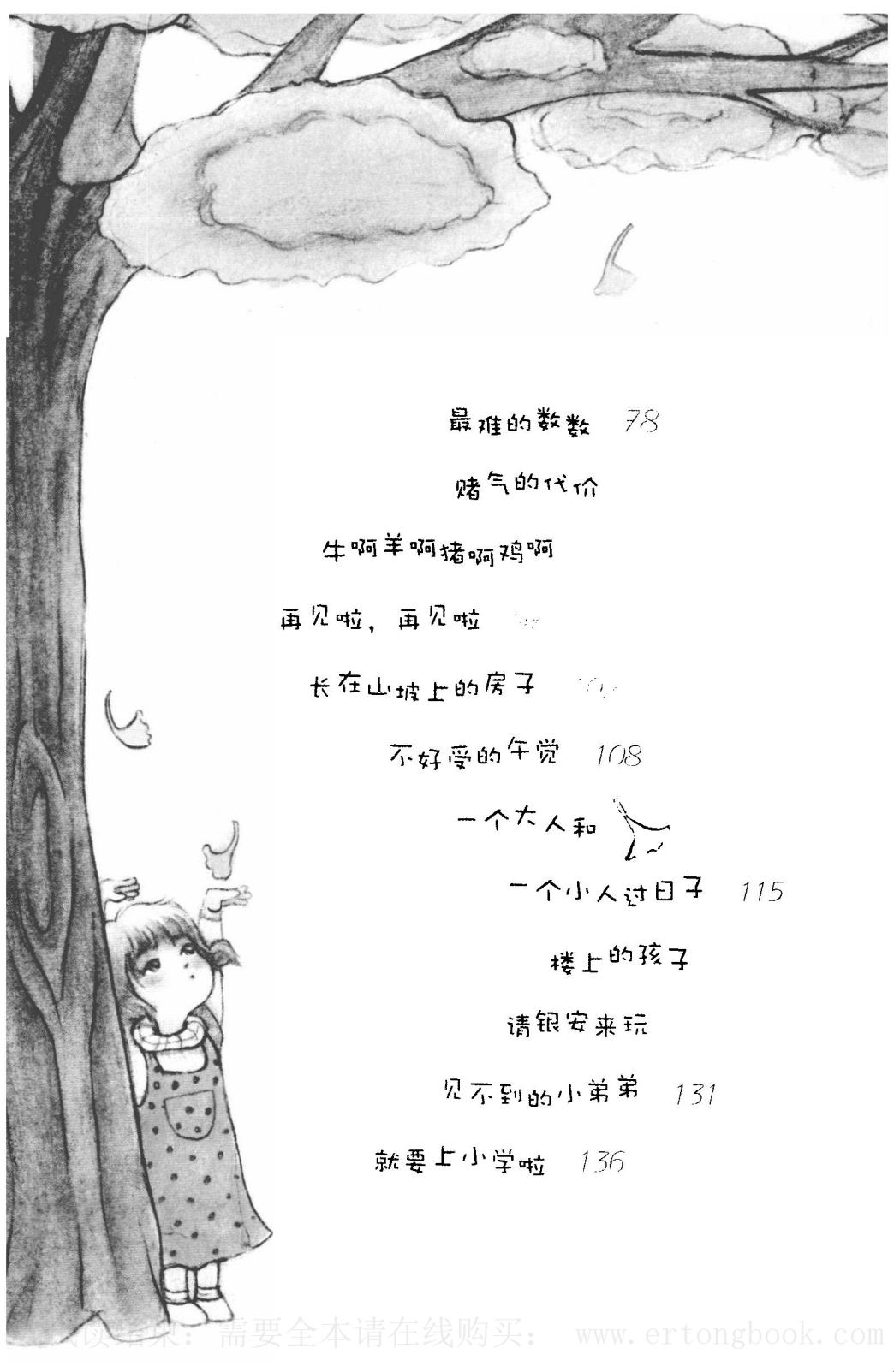
58 神奇的烟纸店

62 再宠小米一次

68 去乡下喽

河边的家





最难的数数 78

赌气的代价

牛啊羊啊猪啊鸡啊

再见啦，再见啦

长在山坡上的房子

不好受的午觉 108

一个大人和

一个小人过日子 115

楼上的孩子

请银安来玩

见不到的小弟弟 131

就要上小学啦 136



飞来飞去的鸟

儿童文学作家 梅子涵

健灵很像一只鸟，飞来飞去的，经常不知道她又在哪个方向。等你看见她时，她嘴里已经又衔着一个新果子，手里又拿着本新的书。她灵活也神秘得很，她爸妈给她取的这个名字和她的性格符合，她很健灵！她在文学的林子里飞得灵巧，有力，上上下下，没有哪根枝头不敢立上，每一根枝头都敢立上了唱一首歌。她唱了，听见的树下人抬头指着，刚想发表评论，争取当个评论家，她却已经忽地飞走，去唱新歌曲了，那离开的身影真很漂亮！

她年纪轻轻，从四面八方林子里衔来的果子已经不少，而且，没有一个是从下面的枝头衔来的，她有清高，知道文学的果子不能从下面的枝上摘，更不能是摘自下方，却哇啦哇啦喊，我是来自天空的！儿童文学里真应当打打假，打打无耻牛皮。

健灵的文学是真实、诚恳、干净的。

她这回写的故事应当是来自她童年记忆的树梢。她在想念那些简单却又无限丰富的生活和味道。她一定是认为这样的生活和味道是应当给现在的孩子看见和闻到的。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的生活，里面有他们的爷爷奶奶，外公外婆。那不是一种很美好的生活，但是那种生活里有好多美好！一想起来便想唱歌。

健灵是有些特别的。

她的新书又出版了。可是忽地一下，她早已又飞得不见了。

她又兴致勃勃去找新的果子了。她不是一个喜欢立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庆功的鸟，也不喜欢研讨啊研讨，结果研讨出一个很大的牛皮来。健灵喜欢飞翔，飞来飞去，而且有点不见踪影。

非常好。



小米来了

小米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真的不容易。

妈妈怀她三个月的时候，整整发了一个月的低烧，还拉肚子。医生说：“这个孩子可不能要，生下来很可能是个傻子，还有可能先天残疾哦。”

妈妈吓了一跳，但是妈妈不相信。三个月的小米，待在妈妈肚子里，很安静，很乖。妈妈能感觉到小生命在和自己说话，在恳求她：“把我留下来吧。”妈妈没有听从医生的话，她坚持要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。

小米出生的前两天，妈妈被送进了医院。妈妈忍受着剧痛，可是小米却迟迟不肯出来，她

大概是贪恋妈妈肚子里的温暖和舒适吧。待产室里别的妈妈一个一个都生完离开了，只有小米的妈妈还留在那里。

小米的妈妈是难产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半天过去了，一天过去了。妈妈痛得死去活来，已经耗尽了力气……又是半天过去了，“我不想生了！”妈妈流着眼泪抱怨道。当妈妈几乎要绝望的时候，哇的一声，小米哭着，不情愿地来到了这个世界。

“是个小姑娘哦，有七斤二两重呢！”

外公、外婆、爸爸都围着小米看。他们又惊又喜又紧张。爸爸小心翼翼地触摸小米米粒儿一般的手指头、脚指头，医生的话还在爸爸耳边回响：“这孩子可能会有先天残疾哦。”谢天谢地，小米的手指头、脚指头一个不多、一个不少，她躺在襁褓里，小鼻子小眼的，那么惹人爱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大人们悬着的心终于稍稍放下。

小米来了。



她闭着眼睛哇哇哭，声音好大，吵得妈妈睡不着觉。可是妈妈不怪她，妈妈高兴着哪，这说明小米活着，她健康，她有劲儿！

小米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可她好像并不是很喜欢这个世界。她总是在该睡觉的时候哭，在该醒着的时候睡觉。她用哭声和世界打招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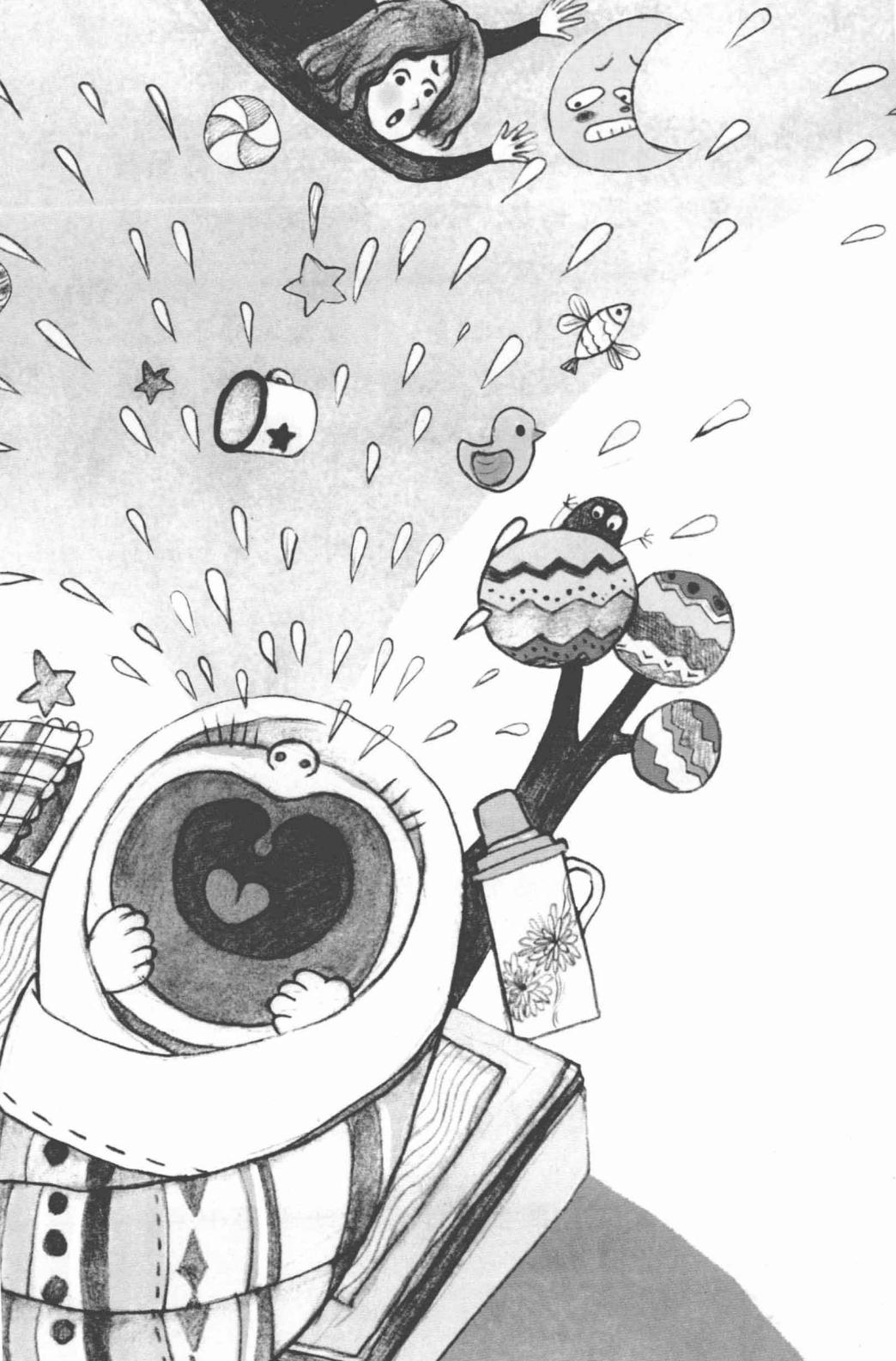
“小米生病了吗？”小米这样不停地哭，让爸爸妈妈很担心，他们手忙脚乱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爸爸抱着小米去医院看病。在公共汽车上，哭了一夜的小米睡着了，她静静地躺在爸爸的臂弯里，睡得很香甜。

“多可爱的宝宝啊，是你的孩子吗？”车上的乘客问爸爸。这个小毛头的皮肤那么白、那么嫩，仿佛一按就会沁出汁水来。她睡着，捏着小拳头，可爱极了。爸爸穿着飞行员的军装，黑黑瘦瘦，难怪别人不相信小米是爸爸的女儿。

“当然是我的女儿啦。”爸爸回答，心里又委屈又高兴。

到了医院，医生看了看酣睡着的小米，



对爸爸说：“她不是睡得很好吗？这孩子没有病。”

爸爸没办法，只好抱着小米回家。

可是到了晚上，小米又哭起来，整夜整夜哇哇地哭，哭得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和周围的邻居们都没法睡觉了。

小米的家在上海的老城区，那是一栋石库门房子。他们住在客堂间，四周的厢房里、亭子间里、二层、三层都住了邻居，小米的哭声穿过薄薄的墙壁在楼里回荡，就好像每家人家都有一个“夜啼郎”。

有一天早晨，外公神秘地对妈妈说：“我有办法了。”

外公拿起毛笔，蘸上墨汁，在长条白纸上写下一句话：

天皇皇，地皇皇，我家有个夜啼郎，过路君子念一遍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



“这样做真的管用吗？”妈妈在旁边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试试看嘛。”外公说。

外公已经很老了，但他看上去并不太老，他面色红润，银白色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，即便在家里，他也穿得很整洁，就好像随时要出门去做客一样。他端正地坐在红木八仙桌前，整整写了几十张毛笔字，上面的话都一模一样，他一边写一边轻轻地念：

“天皇皇，地皇皇，我家有个夜啼郎，过路君子念一遍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”

“管用吗？”妈妈一个劲儿地问，“这太迷信了吧？”

“老法里常常这样做，我见多了，”外公安慰妈妈，“应该会管用。”

外公写完了字，和外婆一起悄悄地出门了。他们要把那些纸条贴到弄堂里的院墙上、电线杆上，还有马路边的行道树上。

等到他们贴完回来，已经是傍晚了。妈妈正在给小米喂奶。小米闭着眼睛，很享受很幸福的样子。外婆捏了捏小米的鼻子，说：“看你晚



上还哭不哭。”

到了晚上，小米还是哭。

“不管用啊。”妈妈对外公和外婆说。

“再等等。”外公说。

第二天晚上，小米又哭了一夜。

第三天，小米照样哭。

妈妈垂头丧气地说：“怎么办啊，我也想哭了。”

到了第四天晚上，大人们很紧张地谛听着小米的动静，准备好了再听她哭闹一整夜。可是小米居然不哭了。她安安静静地睡到天亮，全家人也好不容易睡了个安稳觉。

“真的管用噢。”吃早饭的时候，妈妈高兴地对外公外婆说。

“再看看今天晚上吧。如果不哭，就是好了。”外公有把握地说。

幸运的是，从此以后，小米再也没有在晚上哭闹了。

从乡下捡来的妈妈

妈妈是外公外婆唯一的女儿，但并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。在家里，这不是秘密。

外公和外婆年轻的时候从乡下来到了上海，并且在这里安了家。外公开了一间红木小作坊，专门加工红木小摆件，比如红木葫芦、红木生肖动物、红木笔架和笔挂、红木鱼虫……他们在房子的底楼开作坊，阁楼上住人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总是能闻到很浓的酸醋味，那是红木的气味。

日子慢慢好起来了，但外公和外婆始终没有孩子，他们很想要一个孩子。有一年春天，外婆回到乡下的老家。在家门前的小河边，外



婆看见了一个小姑娘。那小姑娘三四岁的模样，扎着两个羊角辫儿，穿一件宽宽大大的花褂子，一看就知道是哥哥姐姐穿剩下来的。小姑娘站在河边的柳树下，出神地盯着河面上的一片叶子看，那叶子跟着水流打着旋儿。小姑娘看呆了，小鼻子上鼓出一个鼻涕泡，那样子好玩极了。

外婆认得那小姑娘是刘婶婶家的丫头，叫妮妮。外婆走过去对妮妮说：“跟我去上海玩吧。”本来只是说着玩的，没想到妮妮点点头，爽快地答应了，让外婆牵着手回了家。再后来，妮妮跟着外婆坐了独轮车，又坐了船、坐了汽车，从乡下的田埂上一直走到了上海那间飘着酸醋味的房子里。

本来，外婆只是带妮妮去上海

玩，没想到，这一去，妮妮竟留了下来。刘婶婶家的孩子太多了，妮妮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外公和外婆的女儿。

妮妮在红木作坊里长大，她喜欢在飘着饭香和菜香的弄堂里蹿来蹿去，邻居们都喜欢她。她还跟着外婆去上班，外婆的工厂生产拉链，妮妮学着大人的样子，用镊子给拉链排米。妮妮干起活来一声不响，见了人就腼腆地笑。大家都说妮妮是个好姑娘。

妈妈第一张照片是她的中学毕业照。在那张黑白照片上，妈妈梳了两根长长的麻花辫，穿一件中式的对襟小花袄，灿烂地笑着。妈妈的第二张照片上，妈妈和爸爸挨在一起，爸爸穿空军的军装，脸很瘦，两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，还有点紧张，好像不好意思在一起拍照。

自从来到外公外婆的家里，妈妈就很少回乡下了。她叫亲生的爸爸妈妈“叔叔阿姨”，叫领养她的外公外婆“阿爸姆妈”。妈妈知道自己是被领养来的，但和外公外婆一点都不生分，而外公和外婆也从不避讳妈妈是领养来的，他们有





时候会带着妈妈一起回乡下，去刘婶婶家里，住两夜。

妈妈大学毕业后，没有留在外公外婆身边。她离开上海，去了并不是太远的外地工作，而爸爸在小米五个月大时从部队转业了，到了另一个地方工作。爸爸和妈妈过一个月才能见一次。所以，小米和别的小孩不一样，她有四个家：妈妈的家、爸爸的家、外公外婆的家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家在乡下，是亲生外婆的家。

